

到了奈良,很想看一些不知名的小寺,譬如圆照寺。在奈良驿的游客中心,询问如何去,工作人员非常细心地给圆照寺打了电话,结果是此寺不对游客开放。多亏有了这通电话,否则将白跑一趟。

为什么我偏偏要去圆照寺?当然是因为三岛由纪夫。他的小说《春雪》里的月修寺(尼姑庵)便以圆照寺为原型。据说,三岛由纪夫写《春雪》那时候,奈良到圆照寺还未通车,只能步行前往。以三岛的健壮体格,步行应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吧。三岛在《春雪》中这样描写圆照寺:“房檐下成串的干柿子仍然是润泽的落日似的颜色。”奈良产的柿子是有名的,柿子做的点心也是有名的,只可惜无缘见到圆照寺的柿子。1970年7月某天,三岛最后一次探访了圆照寺,四个月后便切腹自杀了。

2005年,导演行定勋拍摄《春雪》,专门来这里取景。为了一睹圆照寺“真容”,我找来《春雪》碟片,反复观看片尾有关镜头。整体上这不是一部出色的电影,但妻夫木聪饰演的男主角松枝清显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他奄奄一息躺在圆照寺(月修寺)外,乞求一见聪子的凄惨样子叫人又气又怜。世上有作女,也有作男,清显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作男,好端端的美好爱情让他活生生“作”掉了。话说回来,敏感多虑的少年轻郎哪有不作?清显大概也是三岛由纪夫的自我写照。三岛可是个很能“作”的家伙呀!

日本人没由头地喜欢妻夫木聪,也谈不上他哪点比人强,比他帅的男人有得是,可就是没他红。我也挺喜欢他的,他就是有观众缘,天生吃这碗饭的。

这两天在看吉田修一的小说《怒》,男主角佐马在末班电车上用耳机听阿黛尔,看到这里脑子里立马想到“中国好声音”郑虹唱的 Someone like you,前奏一起,刘欢脱口而出: Adele。《怒》的电影已经杀青,十月上映。优马的扮演者是妻夫木聪,所以读小说时,优马的形象是明确的——就是妻夫木聪。妻夫木聪之前演过吉田修一的《恶人》,口碑不错。

## 联想

何 华



说到吉田修一,我以为他比村上春树高明。十年前第一次读他的中篇《热带鱼》,立刻嗅出了他是一个好作家。吉田修一的小说人物不乏体力劳动者(譬如《热带鱼》的男主角大辅),作品里飘着浓郁的男性荷尔蒙气味,吉田的鼻子功能尤其厉害,对主人公们生理和心理上散发出的气味,他瞬间就能捕捉到并转化为文字,他这种独特的本领昭示了吉田小说的“男人味”。吉田本人虽读过大学,但在家乡长崎时,干过切活,所以写蓝领阶层得心应手。

《热带鱼》里,大辅的一位女老师对他很好,总觉得怪怪的。一天一位懂日语的朋友看了原著告诉我,译者把性别弄错了,那位老师是男的。至此,我恍然大悟,所有的疑问迎刃而解。联想到普鲁斯特的《追忆逝水年华》,学者考证出,阿尔贝蒂娜原来是普鲁斯特爱过的一位“蓝领”男子阿格斯蒂内利的化身,难怪阿尔贝蒂娜身上有一股“男人味”。搞清楚其中的“文学曲笔”,这本书变得好懂多了。晚上,重温了一遍电影《追忆逝水年华》。电影后半部,有一场音乐会,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。演奏期间,穿插回忆,典型的意识流手法。不过这首奏鸣曲几乎就是从头奏到尾,大手笔,看电影同时听了一场音乐会,奢华!也只有《追忆逝水年华》可以这样不计时间地“虚度光阴”。

导演拉乌·鲁兹,是流亡法国的智利人,拍文艺片的奇才,几年前病逝。知识爆炸的今日社会,有朋友感叹,真是每天都要学习啊!一放松就要落伍。过去的知识积累要更新,要跨界,要向年轻人学习。古人云:“三日不读书,则义理不交于胸,便觉言语无味,面目可憎。”一个人如果几天不读书学习,知识的储备显然就会不足,古人尚且有这样的危机感,更何况是在今天。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,只有不断地学习。“没有一种娱乐比读书更廉价,也没有一种乐趣比读书更持久。”博览群书而知识面广,不断学习而文化底蕴深厚,不断反思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,不断实践而创造人生辉煌。苏霍姆林斯基说:“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宝藏,这就是他通宵达旦读过一两百本书。”

## 每天都要学习

陆 雪

通过学习进一步坚定信念,开阔眼界,锤炼过硬本领,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不断更新和提高,不至于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。现实中的一些人缺乏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,时间多用在闲聊、应酬、娱乐等事情上,虽然看似也很忙,但忙得浑浑噩噩、庸庸碌碌,不但没有增加知识储备、增强专业本领,反而消磨了理想抱负、放弃了事业追求。古今中外一切作为有成就的人,莫不具有超出常人的勤奋、刻苦和坚持。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。一个人即使“读书破万卷”,也都不过是从知识的大海中采撷到了几朵浪花而已。西汉文学家刘向说:“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,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,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。”只有不断学习,不断充实完善自己,我们才有足够能力实现奋斗目标。



笔者喜欢古币,手中现有几百枚“孔方兄”,只是集币,还谈不上收藏。所搜集的古币中,有秦汉时期的“半两”钱,隋朝的“五铢”钱,辽代的“大定”钱等,自己觉得所搜集的古币弥足珍贵。后来从书店买了一本《古钱币目录》,按图索骥,根据书上古钱币的图案和标注的价格,反复对照自己手中的古币,才发现自己收藏的都是泛泛的平常古币,并不珍贵。去了一次文物市场,使我大开眼界。各种各样的古币,应有尽有,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## 雅玩



近日整理信,看到老师25年前寄来的贺卡,上有他亲笔写的诗:“如果我知道那个地方,愿望能够实现,我就到那里去,为了实现我对你的承诺,发誓绝不退缩。如果你的生活充满阳光,你就不会再有艰难和困惑。我所能做的就是请求上苍,使你穿着无限爱的光芒,从此吉星高照。当你开始了新的一年,在无限爱的怀抱,我将为你虔诚祈祷,祝你幸福健康!——致亲爱的小良骏,生日快乐!”

## 送去的祝福

叶良骏

1990年7月15日于美国林肯市。章学漪老师是我初中班主任,教语文。他很年轻,全班同学都把他当兄长。他住在校园里的四合院后面,下了课我们一晃就去他家。我们比他儿女大不了几岁,一点不懂事,常常把他孩子惹哭,老师却从来都不嫌我们。

从师母出身大人家,气质典雅。因有3个孩子,她当全职太太。我们喜欢师母胜过章先生,好几次春游,我们让章先生在车看孩子,请师母去。有次师母穿件米色大衣,一头长波浪随风飘飘,美得令人不忍眨眼,这场景至今还在眼前。章先生见我们老黏师母,生气地说我们是“走错庙门拜错佛,真正岂有此理”,看他当真样子,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。

因语文成绩好,作文常被当范文念,卷子上老师批了好多红圈圈,每次都是5分。后来他教我写报刊投稿,每篇习作他都要我一改再改,最后抄在稿纸上代我寄走。写了大半年,一篇也没登出,倒三天两头收到退稿信,弄得全校都知道我的失败。我不肯再写,还哭了好几次。那晚他找我去,他从屋里搬出两只大布袋,哗地一下,我面前堆得像小山似的。我好奇地拿起看,是信,收信人都是老师。再细看,是各种报刊寄来的退稿信,这么多!他说,任何成功都有屡战屡败的过程,作家的路都是从退稿开始的,原来老师还是位作家。

那个春天,池塘边绣球花开得正盛,老师常坐在石桌边教我改稿子,阵阵暗香伴着他的低语,至今还记得他希望的眼神,还有那句“文要干改”。初二时我的习作首次刊在报上,老师比我还高兴,逢人便说,还让人在校广播站播出。初中毕业的学生手册上,他写下“愿出现在中国文坛上”。这句话是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中,首次为我设置明确目标的座右铭,一直鼓励着我。30年前,章先生去了美国,时有信来,字里行间满是乡愁。他怕多花邮费,信纸写得看不见天地。

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眼前浮现慈眉善目,耳际回响哲人箴言。

我接触京剧理论是从拜读秋文(叶秀山)《京剧艺术欣赏》开始的。那是在1960年代前期,当时我还在读中学,醉心于杨宝森。这本书里说,杨宝森虽然唱得有味,但是那种哀哀切切和沉郁顿挫,在文昭关这出戏里却未必全然符合力能举鼎的大将军伍子胥的性格。如果从人物塑造角度说,文昭关由汪派来演绎更为准确,然而却是杨派得到了流行,这说明:艺术之流传后世,主要不是靠内容而是靠形式。叶先生还把老生体系划成气势派和韵味派两个系统,令我茅塞顿开。我后来进入京剧评论和研究之门,经常引用叶先生创造的理论。可以这么盖棺论定:叶秀山先生是用哲学思维来研究京剧的第一人,是京剧美学这个学术领域的开创者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我通过刘曾复先生的介绍拜识了叶秀山先生。90年代中期我担任新民晚报驻京站长住国际饭店,正好与中国社科院比邻,得以近水楼台,经常去他那里问学。先生在闲谈中说,写《京剧艺术欣赏》时,他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,是因为兴趣而写的。这件事令我十分惊讶,并且受到启发。

我在记者生涯中以拯救京剧为己任。纵然奔走呼号,为何回天乏术?我把这个苦闷诉诸叶先生。先生回信说,从市场角度看,京剧已经被边缘化;从艺术角度看,京剧在走下坡路而且改革未见曙光。文艺体制积重难返,可是志士仁人仍有可为之处。他说,目前有一缕曙光,就是京剧正在受到多学科的关注,一个研究的时代正在到来。他希望我投身这个潮流,拿起理论武器继续为京剧救命。先生的开导,为我后来学习和工作指明了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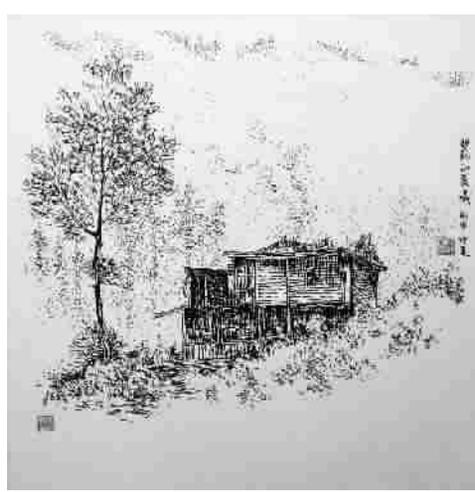
清晨写下上述文字,为恩师叶秀山先生送行。

## 秋天的诗

李 惠

炎夏过去了,秋天来临了。有人发微信说:秋天来了,又要好好生活了!好有意思。人们都爱秋天是事实。有许多诗人爱咏秋天。要说咏秋诗中真正写得明快灵动的,还要数诗人刘禹锡所作的《秋词二首》。其一曰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其二曰: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试上高楼清入骨,岂如春色嗾人狂。”

秋天天气爽宜人,放眼望去,辽阔纯净,一鹤排云;诗人在欣赏明净的山水和斑斓的树色中,流露出高雅闲淡的情韵,冷然如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,令人敬肃与仰慕。在杜牧眼里,秋是“两岸落日溪桥上,半缕轻烟柳影中”的甜美清幽;在陶渊明眼里,秋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静谧恬淡;在白居易眼里,秋是“一看肠一断,好去莫回头”的点点离愁……



晨曦 (速写) 赵建平

狭窄的弄堂里停着几辆轿车,停得离墙壁只有几厘米,笔笔直,车与车之间只有十几厘米,都是新车啊。这样高超的停车,是如何修炼成的?

羞愧得很,我停车专挑宽敞的专用停车处,挑地下车库,挑收费站。车技差,角角落落的空当与我无缘,只能委屈自己的人民币了。驾龄接近10年,按理说,再木,看也会看了。可你只要见过我那辆换过保险杠、车门,被无数次涂脂抹粉过的小车,你懂的:连保险公司看到我我怕了。出于歉疚,后来干脆不找他们,碰碰擦擦的小问题,直接找修理厂处理。不过,这笔账也不能全算我头上,至少三分之一的“车祸”,是被迫的。

被“车祸”有几种:第一种大路货,小区里车满为患,进进出出,弯来弯去像过九曲桥,一不小心,就被一旁突然启动的车擦着了。第二种更憋屈,明明停得好好的,第二天却被告知挂彩了,谁帮我添彩的?不清楚。第三种档次比较高,是中头彩。有次是被“富二代”撞上了,他一下车不说别的,要我开个价,然后走人。假如世上真还有比我车技更臭的,这朋友肯定要算其中。那天,正是下班时间,我车走直线,而且只有30多码,但马路比较拥挤,这辆白色的宝马不知什么原因,忽然变道,是在马路的直线区变道啊,就这样,来不及躲,被擦到了。万幸的是,我在向右紧急规避时,一旁正好没车,否则麻烦就大了。可能是我学车不扎实,或者是师傅没教好:现在已无法一言以蔽之。但车技不好,与考驾照中经常以各种理由缺课、不好好打基础一定有关。我跟的师傅姓杨,40多岁,瘦瘦的样子,热心肠,一边教我车技,顺便也教点其他的学习方法。小路考时,他站在考场墙外指挥,当我们车拐弯时,正好能与他照个面,他便以手势告诉我们,该怎么收场。杨师傅的判断很准,基本与坐旁边的监考师傅一致,这就帮助了我们,不出大偏差。大路考时,杨师傅无法照顾我了,于是没能“一枪”通过。不过,再次考试,倒使我免费延长了学期,奇怪的是这样的留级,并没有提升我的学习力,可能产生了阴影,真像留级生似的,车技一直没能长足提高。杨师傅是一家车行的代理商,我可终于没买他的汽车,至今有些愧疚。

以前学自行车练过双脱手,杂耍似的在别人面前露一手,现在的车技是性命交关的事,连单脱手也不敢了,我属这一类:演表的,而是属稳健型的:车速慢慢、拐弯更慢、见了黄灯停、见了行人停……但是,昨天我上网查了一下,最近仍有3条交通违规,明天得乖乖地去交罚款,看来我的车技和交规还是有问题啊。



## 七夕会

通过玩弄古币,增长了一些收藏古币的知识。历史上哪个朝代统治的时间越长,发行的钱币越多,就越没有收藏价值;历史年代越久,统治者执政时间越短,发行的钱币就越少,就越珍贵,越值得收藏。例如:元末起义军陈友谅铸造的“大义通宝”,张士诚起义军铸造的“天佑通宝”,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铸造的“大顺通宝”,反清起义军“太平天国”、“小刀会”铸造的钱币和伪“冀东政府”铸造的镍币均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唐朝以后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古钱币较多,如唐朝的“开元通宝”,宋朝的多种孔钱,宋代以前的孔钱,大多是光背的。清朝的铸造的孔钱,背面都有满文。清朝孔钱“康熙”、“乾隆”、“嘉庆”、“道光”、“光绪”等通宝大多是平常古币,没有多少收藏价值,而“顺治”、“雍正”、“同治”、“祥符”、“宣统”的价值比上述略高一些。清代以后机制的硬的艺术造型更胜一筹。喜欢收藏古币,极有意思,它能帮助你了解历史,增长知识,开阔视野,陶冶情操,增添乐趣,一饱眼福。是精神生活的一种享受。

## 收藏古币

张国中

乱。售价也非常便宜,我花十元钱买了五枚古币,回家后,用《古钱币目录》一对照,每一枚都价值上百元,立刻让我受宠若惊。我把这一惊喜的事儿告诉另一位收藏古币的朋友,那位朋友说:“你买来的古币一定是假的,真的不会那么便宜。你想想,文物市场上经营古玩或古钱币的都是行家,其中赝品很多,两元钱怎么能买到一枚珍品呢?”听他这么一说,我才恍然大悟。想不到时隔千百年后,锈迹斑斑的古币早已不再流通,为了炒作,“李鬼”却相继冒出来。唐朝以后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古钱币较多,如唐朝的“开元通宝”,宋朝的多种孔钱,宋代以前的孔钱,大多是光背的。清朝的铸造的孔钱,背面都有满文。清朝孔钱“康熙”、“乾隆”、“嘉庆”、“道光”、“光绪”等通宝大多是平常古币,没有多少收藏价值,而“顺治”、“雍正”、“同治”、“祥符”、“宣统”的价值比上述略高一些。清代以后机制的硬的艺术造型更胜一筹。喜欢收藏古币,极有意思,它能帮助你了解历史,增长知识,开阔视野,陶冶情操,增添乐趣,一饱眼福。是精神生活的一种享受。